

唐

餘

紀

傳

唐餘紀傳卷第十六

吳興陳寔脩

義行傳第十三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氏之臣偃虔州虔化人祖
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竒節通左
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秘書郎爲裨將
戍衡山縣師曷自殷時爲將至其子希崇代立
猶守右職希崇與兄希萼爭國希萼被執希崇
避殺兄名知師曷與之有舊怨乃命其幽希萼

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嘆曰留後欲使我弑君
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
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還長
沙歆終害之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
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曷奉希萼爲衡
山王請命于金陵中主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
入朝偃與師曷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
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遂於逆豎非偃盡忠曷
能免禍至金陵中主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

殿直軍使師曷殿直都虞候繼使偃守道州
洛南漢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
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遂極罵而死中
主下詔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謚曰
節師曷未見用卒于金陵

論曰甚哉史之難於取憑也廖偃彭師曷之
事五代史謂馬希崇遣師曷偃囚希萼而師
曷奉希萼爲衡山王是偃同受囚希萼之旨
在師曷獨能全之者也江表誌則謂師曷且

從希崇害希萇偃之計誘諭而寢其謀是師
曷實有害希萇之意賴偃而僅能免者也南
唐書則謂師曷奉希萇至衡山與偃護視維
謹立之爲王是二人同有衛希萇之功而効
忠於故君者也夫事出於一而詞異者三然
則俾後世安據哉自今觀之江表志出其國
人五代史南唐書成于宋代尚論其世則以
本國之人而紀當時之事耳目所逮疑爲實
錄春秋之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別代史

則所聞而唐書則傳聞者也二家之言要未
足據然二人齊心廖彭同功紫陽綱目亦援
之同辭矣吾又安得執已見而主他說哉張
巡許遠之事昭如日星然兩家各有異同而
朝論亦多疑信逮昌黎之言出然後是非會
歸于一援昌黎以例綱目幾亦近此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姑從南唐書以成人
之美云

鄭文寶福州人彥華子也初仕後主以文學選

為清源郡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後主歸朝
群臣比自從北遷有詔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
獨不肯言以是羈柙大梁不預仕列後主以環
衛奉朝請禁絕賓謁文寶乃被箠荷筮作膏煎
者以見寶譬久之後主為之感嘆既後主卒又
文寶乃始舉進士中第仕至兵部郎中宋史有
傳文寶工詩其過緱山及題綠野堂為晏殊歐
陽脩所贈灸惜諸作不傳

論曰鄭文寶詭形而謁故主隱名而不求錄

于新朝視夫路人目君朝秦暮楚者相去
矣雖其終于仕宋然跡其起家乃由策名進
士省闈釋褐是直宋之舉子而非唐之故臣
也故予得以義其行而異其傳云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趨捷善走能及奔馬常
步入梁宋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
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
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
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國亡以故官

起發赴京師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國因僞稱失
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目不爲瞬乃放歸濠州
卒

鍾離君失其名保大中爲鍾離縣令與隣邑許
令締姻鍾離女將出適置一媵婢一日使執箕
筭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窟處泫然淚下鍾離
君適見之詰其所以婢泣曰幼時吾父於此穴
地爲毬窩導我戰歲久矣而窟處未改也鍾離
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吾父前兩政縣令也身

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
牙僧質之復詢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
納采有日鍾離君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得前
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資
粧先求婚以歸此女更閱歲別治裝于吾女
俾歸君子可乎許令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
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
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
歸許氏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故唐給事中京之後也其
家十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敦睦
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
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諸犬亦皆
不食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久喪明嘗聞褒之
子弟言舜至孝爲父瞽叟舐目而致明歸而效
之不數日父目開朗陳氏嘗建書樓於別墅延
四方之士肄業其間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隱逸傳第十四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閉門
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先主輔
吳方任用宋齊丘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
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碁奕博戲
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
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皆就詞采磊
落坐客驚服虛白數爲先主言中原方橫流獨
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母失事
機爲他日悔先主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

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耒犢版輅掛酒壺
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
絕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脩撰薦虛白可
用中主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
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別殿醉溺于殿陛中主
曰真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中主南遷豫
章次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中主駐蹕
問之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
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中

主变色厚賜粟帛上樽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
高不可屈盍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
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
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嘆卒年
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畧尽
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
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孫温天
聖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
愛之追謚虛白冲靖先生

陳况閩人爲性夷澹操行古朴衣食乏絕未嘗
動心居廬山四十餘年學者多師事之苦思於
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中主聞其名以幣聘
致之况入見布裘鹿鞞進止閒雅時方祁寒中
主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
以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絹衣三十事卿其領之
况獻景陽宮懷古詩中主稱善詔授工州上曹
掾固辭乃賜粟帛遣還山卒年七十五

張陳二將失其名字爵里保大中從查文徽攻

州屯軍于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
占軍事云吉未幾王延政降二將從文徽班師
復經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厚謂翁曰吾欲
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遂爲二將卜
居于隱仙岩之旁曰大將村小將村其駐馬之
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
地曰劔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遂辭文徽文徽
爲表之朝如所請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
皆百餘歲而卒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跡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仙喜賦詩句法清美先主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中主游俄慨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中主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其衰老而來中主命毋拜厚賜粟帛以
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嘗杖策郊原指一穴示
家人曰吾當藏骨于此遂手植一樹識之及卒
穴自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槲制作精固光潔可

經蓋端有篆書云開成二年壽榘舉棺就之廣
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卻粒寒暑一單
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路宿多在
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遜于蘄
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祀曙不待召而至醉
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虛席設醴以俟之同日或
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十卷與蛇虎雜居
不設窓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闕

之者曙必自外来九数十年願髮不少異中主
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
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劔浦人家世業儒性沉敏博學善屬文於
聲詩曆象悉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昇元中
來洪州將詣先主聞宋齊丘秉政自度不能合
乃止不赴嘗自嘆曰世豈乏麟鳳國家自遺之
耳因築室西山日以詩酒自娛保大末有星孛
于參芒東南指陶語人口國其幾亡乎果失淮

南中主南遷豫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嗜鮓乃使人僞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中主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日斲而餌久之忽變姓名徙去宋開寶中南昌市一老翁丁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

或疑爲陶夫婦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經得錢卽沽酒嘗醉卧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于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許堅嘗往來雲泉寺其所居地重巒喬木人號小將山堅性嗜魚每得魚卽於火上炙之不去鱗而食每和巾帶入溪澗中浴出卽坐乾于風

日中衣服黥氣人嫌近之然不爲太虛觀
池堅故所炙魚于池中頃之化生魚逝去保大
中以異人召堅耻其名不起性喜作詩嘗題幽
栖觀云仙翁上昇去丹井寄晴壑山色接天台
湖光照寥廓玉洞絕無人老檜猶栖鶴我欲掣
青蛇他時冲碧落後不知所終

廣餘紀傳卷十六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吳興陳霆脩

藩附傳第十五

王延政閩主曦弟也曦立拜延政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曦淫虐不道延政累貽書諫之曦怒遣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兄弟遂相讐敵延政乃以建州開國稱殷政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弒曦立朱文進為主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泉州軍將留從効詐其衆曰

富沙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
臂事賊乎遂與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
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為刺史文禎懼
以汀州降延政延政已得汀州即命繼勳繼成
守泉漳二人皆延政子弟也重遇乃殺文進傳
首建州以自歸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遣延
政都福州延政未即徙遣其從子繼昌守之中
主聞閩亂遣查文徽率師致討閩人苦王氏之
亂皆刊木開道以通我師於是延政兵屢敗詳

在文徵傳保大三年八月克建州執延政遷其族于金陵拜延政羽林大將軍封鄱陽王

留從効泉州牙將也朱文進以黃紹頗守泉州從効不附乃與州人攻殺紹頗迎王延政族子繼勳爲刺史州歸延政及延政降唐從効乃執繼勳歸之金陵遂據泉州會李弘義據福州雖受唐節鉞而崛強不朝唐發兵攻之竟敗福州附于吳越從効亦遂更擅漳州朝不能討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封晉江王歲通

戢貢而已周世宗時從劾遣牙將蔡仲興作商人間道至汴都求置邸內屬是時世宗與中主盟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劾仍附于唐宋建隆三年從劾卒牙將陳洪進執其子紹鑑歸之金陵推張漢思爲留後乾德元年洪進復幽漢思而身代其位請命于宋宋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遂與唐絕

馬希萼馬希崇皆殷子也殷傳位至希範希萼以庶長出爲朗州節度使希範卒同母弟希廣

襲位希萼來奔喪希廣惑於衆言謂其來必不善遂以兵迎之于砭石止之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而去送款于金陵舉兵以攻希廣且誘溪洞諸蠻爲助希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戰於湄洲大敗希廣懼遣使請兵中朝漢師不能出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下相鄉遂至長沙屯水西希廣將彭師曷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而已趨岳麓後夜擊之當必得志會可瓊已陰送款于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希萼攻長樂門始

戰微衄既而可瓊奔于希萼於是內兵皆潰希
廣匿于慈堂擒而縊之保大九年正月希萼遣
使貢方物中主加之冊禮封爲楚王希萼悉以
軍政任其第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
魯綰等謀作亂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槓隨
之突入其府劫庫兵以縛希萼迎希崇嗣位希
崇命彭師曷囚希萼于衡山將使甘心焉師曷
不從與廖偃相護視共立希萼爲衡山王請命
金陵中主爲出師定楚亂時希崇亦來請援記

便宜進討希崇以見伐也謀出兵拒戰或
近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此舉鷹之矣不
之便希崇不得已遂降希萼亦來見鎬稱
撫勞遂禮遣其兄弟俱入朝湖南悉下詳在
代史及鎬傳希萼等至金陵中主封希萼楚
王居之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之揚州周
世宗攻淮南揚州陷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
唐復揚州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奔于周周
希崇右羽林統軍餘皆爲節度行軍司馬希

善留金陵而終。初，湖南既平，望氣者言南楚之
氣色猶盛，當有王姓者起焉。中主思厭之，問
之將領處南楚者，孰為王姓，或以永州刺史
溫對。中主疑其當之，遣使拜溫征南將軍，賜
印綬，中饋，密置毒于巾中。溫拜賜，着巾，俄頃
裂而死。永幾王逵舉兵襲長沙，據之，蓋其徵
云。

列女傳第十六

鄭武閭將余洪妻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

之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吊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俗遽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爲禍首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競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于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笄面自誓乃不敢奪事舅姑極孝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西

爲表其節云

聶氏太平縣民聶某女父早歿女與母居一月
隨母入山採薪母爲虎攫去躑踞方食女持柴
刀自虎後躍登其背用手按連割其頸同樵見
者呼噪助砍之虎奮擲不得脫遂自圜死女捨
歸告隣里共收母屍時女年方十三歲衆皆異
之

方技傳第十七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飽喉中噎國醫皆

真能治延紹尚未知名獨謂當用枳實湯遂進
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蹙中痛數日不減延紹
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
鷓鴣延紹曰吾得之矣坦以甘葺湯亦愈群醫
默識之他日取用竟不驗或扣之荅曰噎因甘
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
故以甘葺湯解其毒巨問皆大服

潘袞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方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妻行至廡中因視袞所居四壁蕭然
席竹筥而已發筥覩二錫丸亦頗恠之袞歸檢
視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
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劍客之
求學其術袞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
匡國頸錚然有聲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神
神矣觀止矣袞笑引手授之錫丸匡國去
焉于先主召屠紫極宮數年

李廷珪工造墨始與父超自易水永江南定居歙州初姓吳朝廷賜姓李氏廷珪弟廷璋子文用皆襲其業然皆不及廷珪南直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廷珪墨爲文房三寶當其時有貴族嘗誤遺廷珪墨一丸於池中以知爲水所壞目不復取旣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噐焉乃令善水者下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皆新緣是世皆知寶箴

譚紫霄泉州人先有道士陳可元者顧地得木

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若新
紫霄尺得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
神治疾病多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當道堅不
可去紫霄索杯水喫之今工施鍊應手如粉後
主聞其名召見賜官不受宋開寶初年百餘歲
隱化于廬山栖隱洞之道館

木平者不辨其爲名號保大初中主聞其異徵
至金陵出入宮掖賜賚頗厚他日從中主登百
尺樓中主謂曰新建此樓剛度佳否對曰樓甚

佳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載木平卒及
淮甸交兵自壽陽置烽候以應詔安山中主旦
夕登此樓瞻望動靜木平蓋前知云

耿先生者父雲為大校耿少為女冠玉貌纖爪
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太先生始因宋齊丘以進
嘗於宮中燭麥頽成圓珠光彩奪目粲然即真
大食國進龍腦油中主秘惜耿取視之曰此未
為佳者乃以夾練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
漉液如注香味愈於所進者遂得幸于中主居

久之宮中忽失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方山寶華宮中主惡命齊王景達往迎太后還任宮道士皆誅死耿亦自此不得入宮然猶往來江淮不絕宋開寶中
人猶傳寫其像云

裴長史失其名新羅國人慕華歸唐唐居之建州長史則其本國官稱也後主朝金陵危因建通守查元方知其有伎術遣赴金陵五月行至歙州長史託疾不進密告刺史龔慎儀曰有狀

託之附奏言金陵事者五一人金陵立奉無後有
災謚寧無事二潤州城九月當陷三朱令贊舟
師氣候不過池州四江州血氣覆城五明年春
未夏初血塗原野已而皆如其言

伶人傳第十八

申漸高昇元中爲教坊部長時閔征苛急屬畿
內旱先主一日宴北苑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
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寬濫乎漸高遮
進曰大家何恠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耳

先主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周
本自吳時有威望先主既代吳慮其懷異因內
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
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先主笑
色左右莫知所爲漸高詐俳戲舞袂升殿曰勅
賜臣漸高併飲之納金杯懷中趨而出先主笑
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死賜酒事或謂先主賜徐謂
訓按先主有國時知訓元加煇且知訓柄吳時嘗欲害先主疑非先主可加煇也故從周
爲

是

楊花飛者保大初居樂部中主初嗣位春秋晷
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嘗乘醉命花
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
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得盃大懌厚賜金帛以
旌敢言且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
啣讎之辱也翼日罷諸宴賞留心庶事圖闡弔
楚幾致強霸

李家明與楊花飛爲同伍保大初宋齊丘止十
子輒死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肯止家明

清江雜錄卷十七
十一
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云一子不能捨
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中齊丘取觀爲技
淚而出中主失江北遷都豫章龍舟至趙屯舉
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
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
落酒盃中中主太息爲罷酒

李冠者散樂也善吹洞簫悲壯入雲中主將召
謙教坊會軍旅事興不暇未幾中主殂國家憂
故音樂之事遂成衰減初司徒李建勳號知音

遇冠絕嘆賞之建勲死冠無所依因渡江北游
流落梁宋間每醉輒登市樓作數曲聽者慘沮
人以此李龜年丁天寶之末云

唐餘紀傳卷第十七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

吳興陳寔脩

別傳第十九

徐鉉字昇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鉉在江南善談吐以名臣自負當宋師見伐欲以口舌存其國乃奉使求緩師宋祖知其有口辨不欲使眩其能特以班行武弁之憎書者爲之館伴鉉詰論終日卒無以對

末如之何既入見緩頰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
出無名父之宋祖令更敷奏鉉曰陛下如天如
父天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煜事陛下如子事
父畏天服大極其恭順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
言宋祖曰爾謂父子是矣然可爲兩家乎鉉無
以對默然而退及江南下鉉隨後主至京師宋
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
也不當問其他宋祖宥之以爲太子率更令初
直學士院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太平興國中太

宗問鉉卿見李煜否對曰臣安敢私見之太宗
曰卿第往且言朕有命可矣鉉遂徑詣門者以
朝禁拒之鉉言我乃奉旨來願見太尉門者爲
通使俟庭下頃之後主紗帽道衣而出鉉方拜
後主遽引其手以上鉉固辭後主曰今日豈有
此禮因延坐鉉引席少偏處之後主起持鉉大
笑已而默不言忽復長吁曰當時悔殺却潘佑
鉉無語而辭出已而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
不敢隱太宗銜之是歲七夕值後主坐殿因命

故妓作樂侑飲聲徹第外太宗聞之怒又聞其
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命秦王移具過
飲竟有牽機藥之賜庭前反卻數十回首足相
就俄仆而卒蓋太宗於諸降王固有不能相容
之意然後主之禍則鉉之一見亦其一駭乘也
鉉仕宋貶靜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好李
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平時尺牘士大夫
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

論曰人臣之義有死無貳臣之事君猶婦之

適夫也婦從一曰貞臣不貳口忠是故易主
則臣爲無取改禱則婦爲可棄自有天地以
來固未有能逃此義者也六人者在唐以其
文學之長而受國中外之寄首而宰執次而
法從內而朝貴外而牧守其平時受眷加于
諸臣而臨難皆君俛首新主斯二心之風懷
而三嫁之不耻者也別而傳之使自異于唐
之諸臣豈爲過哉或曰唐之改節者衆矣如
郭廷謂之出降龔慎儀之懷異盧絳之就招

鄭彥華之自全凡皆悖義者也子不彼之責而獨不貸于此六臣者何歟曰廷謂彥華武夫也慎儀淺士也盧絳俠徒也彼其見誼不明執德不固固當然者又其臨事也廷謂則內稟朝旨慎儀則繼即遇害盧絳以戕賊而受戮彥華圖再舉而自救是皆有可諉而以爲不足責乃若六臣平居誦法孔孟論說詩書君臣大誼講之不爲不熟一旦國亡縱不能蹈殺身成仁之節亦復不思隱身抗志之

義願貪冒榮寵委身新朝覩焉無耻所見曾
不如開封逆旅之婦人然則奚取于文學哉
此而無貶則江總之負主恩德林之受周命
皆無足議者矣故今列其行實於伶人之後
契丹之前而異其名曰別傳以爲是夫也在
人品則君末去夷狄則非遠例唐臣則不類
斯春秋責備之意也嗚呼後有秉良史之筆
者其能異諸

殷崇義夫其事始仕南唐擢累翰林學士保大

宋中主遷南都命以樞密使與嚴續輔太子留
守金陵後主嗣位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宋開寶
二年五月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制度
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後主納款崇義率百官
降于軍門入宋以其在江南久居文學之任命
處之館閣人之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
宣怨言太宗命俱錄之館中俾脩太平御覽等
書浩其編帙豐其廩餼諸臣多卒老其中崇義
其一也崇義入宋改名湯悅太宗嘗命其撰江

南錄十卷筆削之際不無高下當時識者往往少之

張洎始筮爲句容縣尉時太子弘冀卒有司加謚宣武洎上書謂世子之戕在問安侍膳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覘知中主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出於揣摩中主果謂然改謚曰文獻洎由此遂爲中主所識授登朝以文學授館職擢累中書舍人北苑有清輝殿洎與徐遊爲學士登心堂建亦預機密于

其中張似以內史舍人知禮部貢舉洎言其有
道才於是命洎覆試復放進士王綸等五人其
為人主寵信如此洎嘗與潘佑善並官西省既
而所趨馴異情好頓衰佑每嘆曰堂上乎張也
難與並為仁矣後佑抵罪死洎頗有力焉江南
內附貢奉事興洎嘗奉使大梁中朝公卿喜其
有文頗加愛賞宋師圍金陵事勢日迫洎與陳
喬約同死國已而城陷喬與洎同死竟皆去之
喬嘆惋自縊死後主北遷洎隨入朝太祖責曰

教李煜不降位至今日日出洎所三否其
書示之洎謝曰書中臣所為大吠非其主此
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太祖竒之以
為太子中允久之遷諫議大夫太宗朝宰相議
用為翰林學士竟以其行義不及不許初洎將
命入貢作十詩以詆訾汴京風物至有一堆灰
之句蘇易簡時得其親書及是與易簡同事爭
寵不相能易簡語同列曰清河更作異即以一
堆灰之句進呈矣洎聞之為少屈然以不實言

至叅知政事洎初爲寇準所薦奉進書謹進知
上嫉準遂揣摩百端奏準誹謗於是準坐免其
險詖如此至道三年病卒

張佖毘陵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遷中書
舍人開寶五年殿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從王
好文事雖當末選猶留意于科第以祕有文使
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夕有程真者夢人報已
與王綸等五人及第真自譖喜請省門還楊遂張
觀自顯謂曰榜在鷄行街何忽至此既寫則

聞楊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似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似之弊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鷄行_{之應也}似隨後主附宋以故臣見叙太宗朝似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叙談何事似曰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日上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即其坐取食以進果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上喜其不隱遷官郎中

其第宅在故里人稱萊羨張家云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爲集賢殿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園間道召還使入後苑講否卦賜之金紫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鮮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宋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脩養不預公途蓋爲之聲價蓋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懼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

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強遣來宋未嘗預聞使指
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
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居久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酬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
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
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
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卒

查元方文徵長子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以有
文俾兼吉王從諫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宋祖命

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多遜奕棋次頽元
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
餘年極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
勿謂江南無人使還守建州江南國亡盧絳遠
歙州謀起義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
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改知泉
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
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
貧困失職惟道盡力收卹聚食或至數十人得

任子恩則以與族人無親疎之間異姓亦分俸
給之時其婚姻由是查氏在宋遂爲海陵望族
志畧第二十

南唐之疆土其始有楊吳之舊南接五嶺而界
於虔北抵淮泗而限於淮東距大海西連鄧岳
此其四境之大勢也虔之內向則有袁吉筠撫
饒信江洪而洪爲都會其北則海泗光爲兩淮
之外藩淮之內甸楚秦通楊障其東而楊爲東
都雄濠廬壽舒蕲蘄擁其西北南而濱江則滁

和二州爲江南之屏蔽秦以海陵縣升建雒以
天長六合縣割置此則受代之後分創於昇元
保大之世者也絕江而南其鉅鎮則昇潤池雒
遠雒遠古宣歙與之聯屬蓋東西相倚爲輔東
南距吳越則常爲邊境西隣湖南則鄂從畫
保大初出師平王延政凡得建汀漳泉四州繼
割延平劔津之地創州曰劔湖南平後奄有全
楚其要剽則潭朗岳三州坐歸版圖南據宜桂
計其前後親募亦雄張矣初建州既平諸將欲

乘勝取福州宋齊立獨薦陳覺往諭謂可不煩
兵戈而下既而李弘義拒命吳越借援唐兵允
再敗於是福州竟入吳越泉漳亦乘勢崛起相
繼自擅唐雖授之節鉞徒羈縻而已先是保大
中偏師平楚唐勢幾振惜乎邊鎬非材楚平之
頃九其金帛珍玩倉粟下及舟艦亭館花果之
美者悉收徙于金陵楊繼勳徵湖南稅賦務爲
苛刻糧料使王紹顏復減尅士卒糧賜是致奉
節軍使孫朗曹進等搆怨作亂奔投朗州時劉

言久懷叛志問朗欲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某在金陵數年見其政事無章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邪無別賞罰靡當朗請爲公先驅取湖南如拾芥耳於是言大喜遣其將王逵襲鎬諸將胥遁全楚復失岳州雖夙據亦併沒焉交泰之初周師卒伐折北不支淮甸之地爲州十四悉表獻于周其外在江北者蘄黃漢陽汝川亦行割隸自是與周畫江爲界地褊勢迫止限一水乃用唐鎬謀遷都洪州是爲南都時以迫港凡

百草創地既秋隘制復踈畧既遷之後府寺營
兆十不容一中主殊懊悔群下鬱；咸思東還
未幾中主殂後主於金陵嗣立南都遂罷飾矣
東都廢燬于淮南喪師之際入周之後改爲節
鎮終唐之世相與始終者惟飭金陵之西都初
唐天祐中布衣錢亮寓居于昇嘗謂人曰金陵
王氣復興當有申生子應運于此至先主典郡
亮謁之退謂其左右曰建業之地復興帝都即
郡侯是也徐溫心忌乃徙先主于潤因廣脩廨

署濶布城隍期已當之亮又言曰此修道之主也既而先主受禪竟于此荆建帝都先主生戊申即申生應也唐之有國雖肇跡于揚而寶樹本于昇比其盛也二都並建列郡聯輔長淮爲之外限而大江爲之內阻于時天命未一中國有故用能據形便以定基扼險塞以固境厲兵將以威侮自中朝而視隱然南服一敵國也迨保大末淮甸入周稱藩內附於是國勢頓弱亡形著矣後主繼立雖以文雅飾國仁厚結民柰

之何酷奉浮屠廣營塔寺國用耗竭朝政無章
上下蠹積廢然弛惰如一病痿父虛之人曾不
能振起都城被兵長圍密合其亡城係諸旦夕
肅張洎等乃妄謂宋師已老將自遁去后主益
甘其語晏然自安方召隱士周惟簡講易否卦
命負外郎伍喬放進士孫確等二十八人及第
其所施爲大抵如是故雖地險可以固國而其
人事卒不能保邦君臣係縲國社竟屋要有可
咎者云

附錄第二十一

契丹事見唐書及五代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爲傳先主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末獻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疋末鬻以其價市羅統茶藥先主從之於是說進二丹

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

仰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

故今結軌粵六月契丹

八器寺少令高徒煥奉

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稽首稱賀以
爲文德所服受命之符若乃鴻荒以降驟馬速
師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儼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賚日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列于繪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睹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唐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耒附伏波之柱單于
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耒我后穆、我網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疋
於是先主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偕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許遇及境
而復中主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主兀欲被弒第述律遣中主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正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物兵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脩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即令引道公乘鎔亦進蠟書曰臣鎔自去
年六月離壘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
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
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閑
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

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併命又遼東以西水
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
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見唐皇帝
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
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事否臣
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
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
使人泛巨海而至不自意交脛骨肉道路有聞
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

飲餽自且至日哺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
一賜食謹遣王朗資嚴號子歸開奏嚴號子不
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
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
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爲霸之死
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末夜宴清
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
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
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

緡俄有劍容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弄人語
之曰能得江南蕃使首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
是契丹與唐遂絕及世宗攻淮南勅暴我罪曰
爾敢抗拒大邦垂數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
交通厚啓戎心誘爲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
首以通契丹爲興師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
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
圍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取與他國齒南唐頗
亦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實

能為南唐所也

高麗事且唐書及五代史今書南唐所載異
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高麗至五代初
國名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躬又晚年果於誅
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
王建所弒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
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
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驩干羅鐵勒
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

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青碧
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賜以田租
尚冠禮畧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俗
喜匾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
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畧云今年
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
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
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
已去即禪瑤圖舜念曆數在躬遂傳玉璽建夙

惟庸陋護託生成所恨以口說過浮天浪濶
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
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先主御武功
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
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晟
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
其後史冊殘缺來否不可考矣

是書脩成南淮先生取而終讀謂其延唐
病宋蓋史新系東周之韻書時起例蓋綱目
系兵統之法徵文考獻蓋春秋取寶書之意
遂出俸餘付之梓且命邑民吳同德氏蒞其
事閱月以刊本呈屬之起室士林謂南淮
斯刻蓋將嘉惠耆學豈惟雅好文事而已抑
吳子之率義共事宜得附書曰併識如右

是歲冬孟言陳憲跋并書

唐餘紀傳卷第十八終